



眷村和巷子的小孩分成兩個隊伍，何致和家住在巷口，交的是眷村的朋友，「晚上大家回家吃飯，眷村的朋友都被喊走了，我就再回到隔壁的小小巷子裡面，回到自己家。」在打球和互射冲天炮的街頭較勁裡，他屬於眷村小孩的友軍，但是吵架的時候，又被推諉成巷子來的間諜，「所以我好像會比別人提早思考自己的身分，到底是屬於哪一個族群、哪一個團體……。」

揀選記憶，關鍵字：文學

生活中有太多組成片段，確認身分需要從記憶裡揀選。關於文學身分的最初記憶，何致和選在小學三年級第一次去光華商場。「我逛了一個下午的舊書攤，大部分的書都買不起，只找到一本定價是三塊錢的舊書，就是格林童話。買了以後我發現，那個地方很好玩。」他在舊書攤發現，以往買不起的快樂，竟然能夠靠放學撿鐵釘、電線賣的十、二十元換得。自此，逛書攤像皇帝選妃，想要帶走的先挑出來擺著，漫畫好讀，屬現場解決，最後帶回家，都是寫滿文字的書，他說：「因為可以看比較久。」每兩週逛一次、一次買兩本的頻率，牽引何致和與寫作發生關聯。閱讀的能量推進他連年在國小作文比賽得名，而後，一切在填鴨式的國中教育裡嘎然而止——。



## 何致和

臺北客家人，現職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專任助理教授，曾翻譯多本著名的外語文學、以作者身分出席國際作家節，並著有《失去夜的那一夜》、《白色城市的憂鬱》、《外島書》、《花街樹屋》等長篇小說，最新作品《地鐵站》榮獲 2022 金典獎及 2022 金石堂十大影響力好書。

「我爸是軍人，本來可以住在眷村裡面，南機場再過來一點，那邊有一個叫莒光新村。但當時顧慮到我媽，媽從新竹來臺北，一個人孤零零的，他想到眷村旁有一條巷子，巷子口住了兩戶客家人，那就乾脆搬去那邊跟他們作伴好了。所以我們沒有住在眷村裡，而是住在眷村外那一條沒有名字的巷子……」

專訪 - 何致和

採訪報導 / 林芳嫻 | 攝影 / 黎歐創意 | 照片提供 / 何致和

# 穿梭 不同人生的地鐵站

何致和：我的祕境，在人群裡



01

何致和參加第四十屆多倫多作家節，他的作品《花街樹屋》以中文、英文雙語朗讀，讓加拿大的讀者們感受書中臺灣的氛圍及真實。

### 《花街樹屋》

“我敢說此刻翊亞的心中一定有某個東西正在猛烈燃燒，例如決心、熱情、希望與理想等諸如此類的東西。甚至也可能是以上這些東西全部都混在一起，在小小的心室中相互推擠衝撞湧動，才兇猛引發一連串自爆、助燃、發光發熱的劇烈化學反應。”

剛上高中，何致和被鄰桌拉進校刊社擔任攝影，又因編輯人手不足，加入採訪團隊。首次受託寫專欄，就要介紹俄國文學巨人：托爾斯泰。「我花了足足一年看完所有的書、定了一個狂妄的標題〈誰了解托爾斯泰〉，寫完以後我突然覺得……我好像對文學有興趣了。」

眾多的文類裡，何致和首先寫詩，因為寫得快。他把筆記本寫滿，卻換得差評，「同學看了一眼就說，你的詩寫得爛死了。」他聽了把寫好的詩集扔掉，緊接著又嘗試創作小說。「我念了兩年高中，就因為搞校刊搞得太狂熱，又不想念理工科，離開學校去南陽街補習班。」當時鍾情於英國文學，便以同等學歷考取文化大學英文系。

他在英文系遇到後來也成為作家的袁哲生，「他大我一屆，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，他會看我的作品、給我意見，他說我寫得太快，我就收斂一點。」他們一起參加華岡文學獎，分別落在各組的第三名，「我們都不是第一名，然而當時的第一名，卻都沒有繼續寫下去。我們比較笨，做的比較久，當然也不會隨便的脫離。」

### 《白色城市的憂鬱》

何致和第一本小說《白色城市的憂鬱》，是在反覆的打磨下完成的，三位主角，分別以第二、第三、第一人稱視角，逡巡在臺北街頭、人生迷宮和電玩世界共同打造的白色城市。已故的文學家李永平常提到，「何致和是我的學生，他很認真，我們當時在琢磨小說的開場，改到第三次，我已經說可以，他卻改了四次。」

李永平是東華創英所的指標性教授，門下一次只收三個學生，何致和首次拜師被以人滿遭拒。然而他耐著性子，在東華的第三年，又遇到李永平，「我在走廊上抽菸，他也在走廊上抽菸，兩個人抽著抽著，互看了幾眼。他問我，指導教授找到沒有？」何致和回答，沒有，沒再找了。這次，李永平破例收了第四個學生。

上課的地點在教授宿舍，伴著成堆啤酒、下酒菜，四個指導生和老師湊在桌前，相互閱讀、批判作品，直到深夜，回去又馬上修改，週復一週。何致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，也發生在教授宿舍，「我還記得那天，也是去上課，在他宿舍，他朗讀了我小說開頭的第四個版本。文章雖然是我自己寫的，可是被他這樣唸出來，我自己聽了都起雞皮疙瘩，從他朗讀的情感、他投入的情緒，我就發現……可以了。」

「並不是我刻意的想要往人多的地方，而是我一直在人多的地方。」

### 《外島書》

何致和完成《外島書》書後，有一個體悟，「我認為作家要有自己的根，若有一個地區是你獨自擁有的，那會是多大的資產呢？」像沈從文寫湘西，何致和自臺北出發，寫車站、寫萬華、寫東引、寫捷運，串成生命故事，也連起臺灣。

近年何致和走訪各國作家節，他的作品分別以中文和外文朗誦，在音韻和故事鋪排間，走向國際。「假設外國人看到我的小說，他們在文化上可能覺得很新鮮，可是人的情感、受命運支配的種種，其實是大家共同會經歷到的，所以我大概只能夠這樣期待自己——呈現真實的臺灣。」他的「真實」意味著，差異與同質並存，讓故事共鳴於人性。

### 《地鐵站》

——是時候了。

他低下頭，看著被燈光照亮的軌道，餘光卻發現左腳的鞋帶略為鬆脫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他閉上了眼睛。地鐵電車鳴起尖銳警笛，憤怒地從他身邊刷過，直到車頭快抵達月台盡頭才停下來。

2020年出版的第五本小說《地鐵站》，以冷靜的文字呈現畫面，行文間帶有地鐵出站的風，回過神，已經站在人來人往的月臺了。他說：「並不是我刻意的想要往人多的地方，而是我一直在人多的地方。」以觀察人類為興趣，生活是最好的田野地，何致和的作風謹慎，只記錄自己有把握的事。「所以這一篇，出發點是我的感觸，我看過一個研究，說人生最苦悶的時間，都是40多歲的時候。」面臨中年焦慮，何致和不浪費任何情緒，書寫是他的思考過程，「窮於應付別人問題的時候，你該怎麼辦？你該在什麼位置？要怎麼照顧自己？怎麼安頓自己？」花了九年，他試圖接住這些提問，也想接住故事章節每一個墜落的人，和讀者。出版的那一年，全臺的地鐵站已完建阻隔自殺意外的閘門，地鐵（捷運）的死亡案件銳減，「但我知道這本書應該不會過時，因為重點不在於硬體的設備，而是在於人的心。」

終歸，他的關心還是回到人。他聯想到今日受訪前，和媽媽的對話，「早上我跟我媽聊天，她特別要我講這件事，說我們客家人就是節儉，我想這跟我寫小說的觀念也很類似。」節儉，換句話說是愛物惜力，是珍惜。何致和告訴學生：「所有的材料，不管現在是否用到，有辦法的話，都先收集起來，什麼時候會用在小說裡面？這很難講。」他說自己從不在捷運、公車上滑手機，因為流動的空間裡，有看不完的故事、看不完的人，「我會好奇這個人的穿著，可能是什麼職業，會以什麼樣的事件，帶我前往什麼樣地方？」

「我的祕境，就在人群裡。」，何致和說。



02

在德國街頭，何致和仍不忘隨手紀錄身旁的人群。透過人群，他發現萊比錫書展顯然比其他書展更年輕化，有很多人會穿著自己精心製作的cosplay服來逛展。

